

何谓“空间”——一种来自城市社会学学科的思考

张 品

(天津社会科学院, 天津 300191)

【摘 要】空间一直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合理领域。从城市社会学学科的高度, 梳理空间研究的历史, 在此基础上解析空间研究的范式, 总结空间研究的理论内涵, 使我们认识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是社会建构出来的, 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空间, 其物质性、社会性和发展性将社会、空间和时间三者辩证地结合在一起, 为当下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解释工具。

【关键词】空间; 城市社会学; 社会空间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11)15-0140-04

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兴起, 城市成为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中心。“社会的发展只有在都市生活中、通过都市社会的实现才可以感触到。”^{[1]59} 城市是具有一定边界的实体区域, 社会发展的空间维度被凸显出来。社会学尤其是城市社会学对此做出了思考, 空间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实践研究中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观察视角、话语概念和分析方式。从城市社会学学科的高度梳理空间的经验研究, 解析空间研究的范式, 总结空间理论的基本内涵, 可以全面、详细地把握什么是城市社会学研究中的空间, 进而为当下社会学界掀起的“空间热”和社会学领域中城市空间研究提供一个思考的基础。

一、城市社会学空间研究的历史脉络

纵观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历史, “空间”一直伴随着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城市的发展变化使空间研究呈现出现、确立、转变三个不同的阶段。

(一) 空间的出现: 对城市社会空间性的意识

工业革命在 19 世纪的欧洲掀起了城市发展的浪潮, 城市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城市

的快速发展引起了许多社会学家的关注, 传统的城市社会学便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诞生了。早期的城市社会学已经关注到空间这一重要的维度, 马克思、滕尼斯、齐美尔等学者都在研究城市时流露出空间意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大城市的兴起和快速的工业化使城市统治了乡村, 城市化使分散的人口和财产迅速地集中于城市, 城市成为资本积累的基础。社会发展在城市区域中进行的论述使空间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强调。滕尼斯在其代表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指出, 社会共同体可能在村庄、城市等历史形成的联合体里实现, 而城市与乡村所形成的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城乡对立的描述内在地表达了城市社会作为一种空间的思考。齐美尔在《都市与精神生活》一文里指出, 城市生活充满理智, 工于心计, 城市人为了使自己适应社会, 会变得更加聪明、理智和精于世故。大城市空间的社会性为个体的内在和外在发展提供了前提性背景, 由此提出“因空间的往来接触而发展起来的影响, 首先表现在共同的城市里。”^[2]

在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中, 城市被理解为一个空间, 一个承载社会发展的容器和平台, 城市空间

【作者简介】张品(1981—), 女, 南开大学社会学博士生,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

开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合起来,空间不再是客观的物质和抽象的概念,空间作为社会发展依附的要素被置于重要位置,社会的空间性开始显现。

(二) 空间研究的确立: 将空间看做是社会的反映

20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表现为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20 世纪 20 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诸如居住拥挤、环境恶化、社会治安恶化等。当时的社会现实迫切地需要社会科学领域对此做出思考,在此情况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研究中心,使城市社会学从社会学这一母体中分离出来,也使得城市成为一种独立的研究对象。

为了寻找当时美国社会的秩序,芝加哥学派的帕克(Park)用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来解释城市社会。他认为“人类是群生群居的动物,他无法单独生存,相对来看,人是弱小的,他不仅需要一定的环境保护他,供他居住,还需要有同类伙伴的协同合作。”^[3]这和自然界的生态体系是相通的,因此,可以把城市看做是由栖息地和居住者构成的生态体系,人们通过竞争和相互依存,形成了城市的区位布局和社区结构。芝加哥学派因此得出了一些模型。伯吉斯(Burgess)的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指出,城市的中心是商业区,外围是早期建造的旧房子,外围第三带是工人住宅区,第四带是中产阶级住宅区,最外围是富人居住区。霍伊特(Hoyte)的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将沿着不同的交通路线逐渐向外围扩大,成为扇形地区。轻工业和批发商业依附运输道路成楔形,贫民住在环绕工商业区的地段,中产阶级和富人沿交通大道或河道向外发展,自成一区。

不同的社会组织 and 人群依据不同的区位进行活动,城市逐渐分化出一个个空间上相互隔离的地段和单元,社会单位和空间单位是一致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呈现对应性,空间是社会的反映,那么空间就成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被确定下来了。

(三) 空间研究的转变: 对空间背后社会动力的挖掘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城市住宅和产业的郊区化导致内城衰落。进入 70 年代,经济重建导致的失业率激增,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危机。传统的空间研究将城市的问题看成是由城市环境(城市空间)引起的观点已经无法解释欧美社会普遍出现的城市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列斐伏尔(Lefebvre)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4]26}。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与之相应的城市空间形

态,如城市中心区是商业功能区,人们被驱散到城市边缘地区居住……这样的空间形态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用的结果。列斐伏尔的理论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新城市社会学从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研究中获得启发,开始探索城市空间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

新城市社会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将城市视为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一部分,把城市放入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探索形塑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动因。哈维(Harvey)认为,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创建过程是资本控制和作用的结果。资本向生产、公共基础设施和科教卫生福利三个领域的投入,生产出了由道路、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办公楼等组成的城市空间。同时,资本家希望资本投入生产,以获得更多的收益,而劳动阶级则希望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各方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在人造环境的创造、管理和利用方面发生联系、博弈和斗争,社会关系和社会斗争作用下的资本分配决定着城市空间内部的转型和建构。

新韦伯主义学派则把城市当做独立的分析对象,认为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存在着同一性。他们继承了韦伯的科层制、市场情境(Market situation)理论,以及肯定个人的行动价值的思想,认为市场竞争和科层制分配主导下的城市稀缺资源分配方式是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雷克斯(Rex)和默尔(Moore)指出,在城市中,不同区位的住宅具有不同的价值,城市居民在住房分配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科层制的分配机制,使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获取不同区位的住房,所形成的地域社会结构形塑了城市空间结构。

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的产物。不同政治组织和社会群体依据不同的地域进行实践活动,形塑了城市空间的结构和形态。这些社会实践尽管是相互区分的,但没有一刻放弃过在总体上的控制,即社会实践作为一个整体从属于政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从属于政治实践即国家权力。”^{[4]4}因此,城市空间结构反映了社会关系。“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吗?当然是,不过它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也关联于形塑这块土地的生产力。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1]61}空间在生产的同时,空间的社会意义也随之生产。

二、城市社会学空间研究范式解析

空间研究发展至新城市社会学学派,已经成为形成了特定的分析解释现实的方法论指导、思维基本图式和研究预设,成为城市社会学一种重要的研

究范式。范式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每种范式的提出，都意味着创造出一套全新的理解系统，并且出现与之相应的理论框架。因此，把握空间的研究范式，可以更深层地理解城市社会学领域中的“空间”。

空间研究将城市看做是一个“空间单位与社会单位的一致”的分析对象。正是这种对应关系使社会与空间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是同一的，社会的形态形塑出城市空间，同时社会的发展又推动空间的变动。这种研究思路的确定，使城市社会能在真实对象与理论体系中展开研究：不同的实践活动通过对空间的占有和使用，实现对空间的社会性塑造，使空间关系反映了社会关系，空间的这种社会性又对空间中的实践起到约束和限制作用，空间既是社会活动的结果，又是社会活动的预先假定。这样，社会的动态性发展就被统一于社会和空间的研究中，形成了“社会—空间辩证”的基本研究范式。

这一研究范式的核心内容是：被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所支配的维持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以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的各种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生产出了城市空间。实践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实践是将时间和空间的秩序加诸于相关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针对某一生产“对象”，组织实践行为。在这一过程中，空间中的一切因素，人、工具、对象、行为规范等都被调动起来了，因此，自实践开始，空间便存在了。空间是避免事物在同一场所发生的一种自然手段，空间位置是一个生产实践的分类架构体系，相似或邻近位置的行动者具有相似性情与利益，从而产生客观地分化了的、可以用来分类的实践，不同的实践相互协作，生产出社会空间结构。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固化，赋予空间以社会性，使不同的地域和物质设施具有社会涵义，出现了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和专业性标志、符号和知识。每一种符码都“意指”（signification）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空间被物理地与经验地标识为不同的社会过程，“当我们提及公寓中的房间街角、市场、商业或文化中心、公共场所等，谁都清楚它们意味着什么。这些日常话语是用来区分而不是孤立某些特殊的空间，并通常用来描述一个社会空间。”^{[4][16]}生产出的社会空间是可以被译解和阅读的，这使得空间实践可以被讨论并被理解，并形成了社会共识，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空间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媒介，它会以自己的方式对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和城市内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关系属性产生重要的

影响。“社会空间本身作为过去行为的结果，它迎接新的行为的到来，同时暗示一些行为，禁止另一些行为。”^{[4][73]}社会群体、政治组织通过对空间社会意义（共识）的理解，在不同城市功能活动中对于空间的使用，这是一种在对过去空间认识的基础上高层次的实践，暗含在权力渗透之下的空间的斗争与冲突，为重构空间提供了可能，这便是生活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根据鲍迪的理论，每一个群体都会通过符号资本的使用，去维持并扩展其习俗。各种阶层和群体在分配和使用空间的实践中，产生新的空间格局和表达方式，推动城市空间不断发展变化。因此，“社会—空间辩证”是一种三重辩证，是社会性、空间性与时间性的辩证统一，社会空间辩证标示着空间生产的前进式、进化性“循环”，从而将历史的发展纬度纳入进来。

这一研究范式涵盖了宏观的社会关系与空间、中观的功能系统与空间、微观的个人行为与空间三个层次。宏观方面，列斐伏尔发现资本主义通过将资本逻辑注入空间而实现存续，也即是说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通过决定空间的组织而得以再生产，“一个具体的空间形式一旦被制造，它就倾向于制度化，并且在某些方面倾向于决定城市进程的将来发展。”^[5]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通过空间得以生产，从而维持了特定社会的形式。中观方面，城市社会结构是由不同的社会子系统组合而成，不同的子系统在一定的地域中发挥作用，生产出不同的城市次级空间，这些次级空间组合形成城市空间结构。由于不同的城市子系统从属于大的社会系统，因此，次级空间内部的建构法则和社会关系相互作用，使自身不断地发生变化，重构着城市空间。微观方面，由于人们生存于一定的空间中，他们适应周围的环境和人，同时逐渐将自己的意志和属性赋予环境，使环境满足他们的需要并体现他们的价值。正如马克·戈特德纳（M Gottdiener）所讲“一方面人类在社会结构的限制下在一定的空间下运行；另一方面，人类可以创造和改变空间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欲望。”^[6]

三、城市社会学研究中的空间的涵义

通过对城市社会学空间研究的回顾和空间研究范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城市社会学研究中的空间是一种实体化了的并可以辨识的社会产物，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空间（social space），它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涵义：

第一，空间是物质性的。这是我们认识城市空间的第一步，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依托物质载体才能进行，各种意义、观念和认识必须通过可见的物

质实体才能表现出来,无论是阶层、家庭、社团、市场还是国家权力,在没有进入物质空间中,它们就还只是抽象的。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政治力量使道路、建筑、政治组织、社会群体和实践活动等在城市地域上按照一定的规定分布、组合,形成了城市空间。“空间,它看起来同质,看起来完全像我们所查明的那样是客观形式,但它却是社会的产物。”^[7]空间本身也许就是原始赐予的,空间的组织和安排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这种阐释肯定了空间的物质语境。空间的物质观是城市空间的本体论,已经融入了城市社会的分析之中。

第二,空间就是社会。空间是由社会塑造的,而且如同社会本身一样,城市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是同一的。社会中不同的功能和要素生产出各种具有实质性内容的空间,这些次级空间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一同构成了城市空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次级空间以自身系统中的一套运行关系将特定实践生成的更为具体的微观空间联系起来,呈现出内部特定的结构构成。次级空间的内部结构以及次级空间相互组成的结构共同塑造了城市空间的结构状态,空间被结构性地转化为了社会。也可以说,城市空间的形态和安排本质上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不同社会群体在地域上的分化类聚所形成的空间结构就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蕴含着某种意义。空间不仅仅是一个事物、一种产品,它还包容了生产出来的事物、包含了事物的共时态的并行不悖的有序或无序的相互关系。”^[8]因此,空间表达出城市建构环境相对稳定和固定的性质,用地理的结构和土地使用的各种标志,来表达经济地位区分、身份文化认同、社会阶级差异,以及城市人个体与群体属性、关系、实践和互动的全部意义。空间就是社会,这形成了城市空间的认识论。

第三,空间具有时间性。空间不是一成不变的,空间的发展来自于“空间的两重性”,即空间既是实践活动生产出的结果,又是实践开始的依据。城市空间不能约减为社会行为和意图的产品或产物,“它的中性特点越来越少,能动性越来越强,它既是工具又是目标,既是手段又是目的”。^{[4]56}空间是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具体表现,空间实践在依据这个预先假定进行活动时,由于受到约束,会产生矛盾。同时,空间是社会实践的手段,空间被用来使用和消费,具有使用价值,不同空间使用价值的不同,也预示了城市空间的等级性与不均衡性。“中心—边缘”、地域不平等等一切矛盾皆因此而引起。“各种矛盾起源于空间的两重性,即既是

社会活动的结果/具体化/产品,又是社会活动的手段/预先假定/生产者。”^[9]这些矛盾促使空间发生变化,使空间呈现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空间具有时间性特征,这是空间的发展观。

四、结 语

自20世纪起,整个世界的发展是以城市为中心进行的。全球化、信息化消灭了城市的特殊性,压缩了时间,城市空间的重要性在新的时间架构下得到凸显。城市空间成为一切社会问题和实践的出发点和环境,城市社会学的空间研究便是对这一时代背景的回答。空间研究在肯定社会物质性的基础上,以空间维度作为解释社会的视角,并将社会发展的时间性纳入进来,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式和完善理论体系,为当下研究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和强有力分析工具。立足于社会现实形成的空间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性以及丰富的可阐发性,城市空间是一种社会空间,具有丰富的社会涵义,其表征隐含着人们对于空间的解读,城市空间意象、感应空间研究便是对此领域的开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微观空间研究,例如,城市日常行为空间和专项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都是对城市空间研究的深入和拓展。随着城市的扩张,以及后现代生活方式、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空间在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建构中的作用更加明显,空间的研究将更加深入,在此情况下,弄清何谓城市社会学研究中的空间便成为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 [1] 列斐伏尔. 空间政治学的反思[A]. 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C].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2] 齐美尔. 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M]. 林荣远,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463.
- [3] 帕克. 城市社会学[M]. 宋俊岭,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65.
- [4] Henry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1.
- [5]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306.
- [6] Gottdiener M. *New Urban Sociology* [M]. NY: McGraw - Hill, 1994: 57.
- [7] Enzo Mingione. Urban Sociology Beyond the Theoretical Debate of the Seven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6(02).
- [8] C. G. Pickvance. Theories of the State and Theories of Urban Crisis[J].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 1980(01).
- [9] 爱德华·索亚.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 王文斌,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97.

(责任编辑: 齐原)